（封面）

洪海棠

（第一页）

根据中央政法学院调查洪海棠枪杀三条人命的经过

三条人命：1973年秋，中央政法学院李刚同志等一阝（Korrektur部）分同学，为一案件的处理洪海棠枪杀三条人命只判二年徒刑，又是监外执行，同学们感到奇怪，一致认为其中必有原因，有必要做一次全面细致的调查，于是请示领导后，乘车前往上海。

上海是我口[国]最大的城市，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经过二十多年发生了翻天复（Korrektur覆）地的变化，宽阔的亍（Korrektur街）道上车水马龙，十分热闹，明亮宽大的厂房，耸入云天的烟囱吐出了白色的烟雾，随着微风的吹佛（Korrektur拂），给这美丽的城市罩上了一层薄々的乳沙。黄埔(Korrektur浦)江中百船争流，西来东去轮船汽笛声交织成一支优美动听的乐曲，李刚等同志来到上海，由于调查案件的心情迫切也无心欣赏这些迷人的景致，乘车直奔上海市公安局。

在上海市公安局受到市局长张勇的热情接待（，）李刚等人说明来乙（Korrektur意）。张勇同志说（：“）这案件处理已有数年，虽然过去数年了，却有说明外要了解嘛，还是你们亲自去一趟，对洪本人作（Korrektur做）一次调查，就会清清楚楚了（。”）李刚等人对局长的支持表示了感谢，并表示一定要做好这次调查，经过了解，他们知道了一些关于洪海棠的情况：

洪海棠，女，54岁，中等身材，头发乌黑，身体结实，在上海市一百货公司工作，家住朝阳亍（Korrektur街）工楼，四号，家中有女儿，外孙女，房中摆设豪华正（Korrektur整）洁，表面根本看不出洪是杀三条人命的凶手。

（第二页）这天，李刚和其他同志来到洪家，洪家人非常热情都互相介绍一番，李刚便说明来乙（Korrektur意），洪海棠听完后眉头紧皱，面目露出自愧忧愁的表情说：（“）既然你们是特乙（Korrektur意）来调查此事的，那我就说给你们吧：

一.我家住在安徽省和县，父亲叫李朝雄，因父亲排行老大，人们都惯称母親（kurzzeichen亲），李大娘。那时除父母以外，还有两个哥々，两个姐々，一个妹々，全家八口人，我排行老五。

一九一九年那年，家中遭了旱灾和蝗虫，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了，无可奈何，下狠心，全家背井离乡，来到上海。上海到处一片混乱，失业人口流浪于亍（Korrektur街）头，一群々（wie vor群）阿飞到处乱窜，我家还祘（Korrektur算），弗（Korrektur费）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按（Korrektur安）了家，每天父亲给资本家打短工，母亲、哥々、姐々去要饭，我同妹妹看家，这样勉强过了半年。

二.一天，我同妹々在家玩弹子，有个黑胖子，一身商人打扮，手上代(Korrektur戴)着表，柱（Korrektur拄）着拐杖，有三、四十岁，他一直看了我一、两个小时，一会问我多大岁数；一会问我家多少人？起初我被他的长相吓坏了，后来看他说话挺和气，就回答了他提出的各种问题。并告诉他，父母哥姐要到掌灯才能回来，他微々一笑站起来说，你们玩吧，等一会我再来。天黑了全家人都回来了，我告诉了刚才的发生的事，一会，果然那个黑胖子又来了，他问我父亲是否願（kurzzeichen愿）乙（Korrektur意）到他那里去做活，并说他那儿决（Korrektur绝）不会亏待你们。父亲想正为找不到工作而发愁，欣然同乙（Korrektur意）了，从那以后，我父亲给他干杂活，哥々，姐々给他打扫院子和过道。那时，我长的十分清秀精明，很受洪爷的喜欢，于是他便教我读书、写字，干一些轻活。这样又度过了一年。洪爷把我父亲叫到他跟前说：朝雄啊，你不是想家吗？一旦有机会回家看看（第三页）现在你祘（Korrektur算）一祘（Korrektur算）需要多少路弗（Korrektur费），我供应你们一阝（Korrektur部）分，我父亲失望的摇了摇头。洪爷又说，如果你回家安家困难的话，可以把你家老五留给我抚养，我可以给你足够的路弗（Korrektur费）和安家弗（Korrektur费）。父亲当然舍不得把我送给别人，但想到这么大奌（Korrektur点），眼看着回去也是困难，既然洪爷喜欢老五，认老五干女儿又多给钱，我父亲和母亲商量勉强同乙（Korrektur意）了，从此我就和全家永别了。

（三）就这样我就是洪家的小姐了，也是他的女儿了，他见我长得像海棠花一样，于是给我取名叫洪海棠，每天专门叫我读书、歌午（Korrektur舞）针线。在我十岁那年，洪爷是亲手教我武术的，击剑权术等。同我一起做学徒的还有两个，一个是叫孔（Korrektur孙）坤，一个叫赵二。孙坤长得眉青（Korrektur清）目秀，赵二长得粗壮结实。除教我武功之外，特独自教我一些拿手的决（Korrektur绝）招，“奌（Korrektur点）血法”。在我十六岁那年学习、精通了各种武术，和社会交情之理，当时，我以为洪爷是个珠宝商，当然不知道教我这是有何用处的。一天，洪爷把我们三个都叫到眼前，说有人说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现在一桩生乙（Korrektur意）来了，这时，我才知道洪爷是一个大盗，有一个外口[国]来的华侨，四十岁左右，有一块宝石，价值几万元，经常带在身边。他有几个保镖，四人是无法接近的，你们准备把宝石盗来，也不亏我培养你们数载，孙坤和赵二两个相视，不敢吱声。当时我想，这是大显身手的时候，我说，小女去，会々。洪爷見（kurzzeichen见）我是女的，虽然武艺精超，但没見（kurzzeichen见）过大场面，就吩咐孙坤、赵二一同前往。我想，我是个年轻美貌的女子，容易使人注乙（Korrektur意），也容易接近华侨，当时洪爷只限我三天内盗到宝石，否则不许見（kurzzeichen见）他的面。如果办成了，这个家就让我当了。（第四页）当时洪爷有心说洗手不干了，我答应了这些要求，要了两把勃朗宁手枪，提了一个外口（Korrektur国）的黑色的手提包，代（Korrektur戴）一块较小的英纳格金表，一身打扮完毕，便开始出动了。当我走上南京路时，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注乙（Korrektur意），一些小伙子把眼光投向我，一些年青（Korrektur轻）人，中年妇女互相打听问是虽（Korrektur谁）家的小姐？长的这样漂亮？而我根本不理采（Korrektur睬）这些，直去那个华侨住的附近，吩咐赵二在华侨住的附近找了一间房子住下来，一天，二天过去了，第三天下午五时，孙坤送来一个消息，华侨晚上要去大世界高级午（Korrektur舞）厅跳午（Korrektur舞）。我进行了一蕃（Korrektur番）打扮，并将手枪放入皮包又对镜面审视一遍，满乙（Korrektur意）的奌（Korrektur点）了奌（Korrektur点）头，然后由赵二和孙坤陪同，往大世界高级午（Korrektur舞）厅走去。通常大世界午（Korrektur舞）厅灯火辉煌，我一进门就受到了很多少爷们的注乙（Korrektur意），收到了妇女、小姐们的注乙（Korrektur意），我不顾这一些，只盘祘（Korrektur算）如何盗取宝石为好。我显得很高兴，也很自然，笑盈々的要了一杯咖啡轻々的唱着，这是午（Korrektur舞）厅乱了起来，很多妇女、小姐被少爷们冷落，而那些阔少爷请我去午（Korrektur舞）台，并未着我，我连眼皮都不翻一下，时间过的很快，咖啡慢々的减少。内心每次想到洪爷的授乙（Korrektur意），感到非常着急。突然，口当々々九奌（Korrektur点）响过，我的猎物高贵的华侨，迈着轻盈的步子傲慢的走来，那些厚颜无恥（Korrektur耻）的妇女在他面前百般献媚，而我只是坐着，慢々的喝着咖啡，把那位华侨的眼光引过来，一会儿他大概实在忍不住了，就来拉我和他一起跳午（Korrektur舞）。当时，我只是对他一笑，用笑回答了他，我的午（Korrektur舞）技是经过训练的，而这位华侨先生虽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，但午（Korrektur舞）技还是相当不错的，可祘（Korrektur算）午（Korrektur舞）场上一位干将，第一圈跳完后，休息时，他请我喝咖啡，并问我跳完后是否（第五页）原（Korrektur愿）乙（Korrektur意）陪她（Korrektur他）回去。我没正面回答他，给他了媚眼，当时他高兴的眉头都竖起来了，飘々然了。当音乐再奏时，他又请我跳午（Korrektur舞），对我大耍流氓手势，突然灯一熄，我就啪的打了他一个耳光，就在这一瞬时，我盗了宝石，一闪就无影无踪了。在这半分钟内，我完成了任务，半分钟后，灯又亮了，这时人们見（kurzzeichen见）这位华侨倒在地上，大喊大叫我的宝石不見（kurzzeichen见）了，啊，当时人们以为灯光一闪时被我无乙（Korrektur意）打了一个耳光，当保镖的闯进来时，大家才知道宝石确实被盗，因为盗宝石时奌（Korrektur点）了他的穴位，就在这位华侨回去后三天就死了。都说，我在盗宝石之后，洪爷在家中坐立不安，非常焦急，心中惦记我是她唯一的女儿，才满徒就干这样勾当，因洪爷每次都需要帮手，这是伙规 灯光二（Korrektur一）闪，正是在孙坤、赵二的帮助下，我才能成功的将宝石盗来献给洪爷……。现在洪爷見（kurzzeichen见）宝石到手，非常满乙（Korrektur意），将我夸奖一番，竟毫无失信的把正（Korrektur整）个家产都顺利地交给我，洪爷退了。自己代（Korrektur带）上一笔钱才（Korrektur财）到乡下隐居享受去了，过了两年，洪爷因病治疗无效，死了。但在临死之前，把我叫到跟前说，干我们这一行的，一年只能干一次，干十年就应该隐居，以免招惹是非，并对我说你已是二十来岁的人了，应该打祘（Korrektur算）个人的事了，虽然赵乙（Korrektur二）较好，但各方面不如孙坤，再说孙坤是我乙（Korrektur意）中的人，干我们这一行儿的人，是不许与他人结婚的，就这样，我便和孙坤结婚了。

四.不知不觉，又是几个月，大概刚过旧历年，我把孙坤叫到跟前对他说，（“）有生乙（Korrektur意）来了。一个从西伯利亚回口[国]的华侨，身上代（Korrektur带）了一个价值百万元的宝石，从不离身，以前那个华侨被盗，所以他也吸取了教训，特请了一百多个保镖的，我现在因身体怀孕，（第六页）不能前去，而这华侨也有漂亮的女人，所以他不能贪女（”），笑道，（“）为此，只有你去，限你两个月内，将宝石盗到手来見（kurzzeichen见）我（。”）。

五.这位华侨年老体弱，又很怕死，更怕别人暗斗，所以在他的别墅里半步不动，做保镖的始终不离左右，很难下手。然而这位华侨的女人确实很年轻风流，到上海几天就坐不住了。她上商店、公元（Korrektur园）时间多了，没有陪同，感到寂寞，心慌，除了和她女儿在一块，其他时间随她的便去欣欢住（？）的友好，这就给孙坤他们很好的条件。因孙坤长的漂亮，所以没几天功夫，就与华侨的夫人打的火热，混在一起，尽情享受人间的幸福。几天以后，孙坤見（kurzzeichen见）时机已到，就对华侨夫人说我们生活在一起多好啊。你跟着那个老头有什么乙（Korrektur意）思呢。孙坤说完仔细观亻叉（Korrektur察）华桥（Korrektur侨）夫人的脸色，哪知道她真的会乙（Korrektur意）了，孙坤又说，那你把老头子的宝石盗来，我两（Korrektur俩）到外国去享受好了。华桥（Korrektur侨）夫人先是一惊又笑着说（：“）行（”）。到第三天她真的把宝石交给了孙坤，孙坤，忘恩负义被这位漂亮的华桥（Korrektur侨）夫人迷住了心窍，和赵二，及三人一起乘飞机到美国，在那繁华的城市享福去了。

六.眼看两个月来到，赵二这个很（Korrektur狠）毒的家伙吃喝玩乐很痛快，孙坤更是沉浸在酒色之中，把我忘了一干二净。后来赵二起了歹心，想用孙坤和华桥（Korrektur侨）夫人讨得我的欢心，想把我搞到手，可以占用我的全部财产，有一天他趁孙坤和华桥（Korrektur侨）夫人要下车时在楼上按（Korrektur安）了个电网，稍微小心一奌（Korrektur点）就可以发现。对于这个（第七页）情况，孙坤没有想到师弟赵二会干这样的手段来，也就根本没有注乙（Korrektur意）。当孙坤和华桥（Korrektur侨）夫人上楼来到后，赵二显得十分殷勤的样，暗中把开关打开，这一刹间，孙坤和华桥（Korrektur侨）夫人上了西天。赵二立即盗了宝石和用款回来了。当时我很想念他们，想孙坤感到腹中疼痛，象（Korrektur像）要临产了。我见赵二一人回来，便问孙坤呢？见我满脸不高兴，他到咀（Korrektur嘴）边吞下去了，（“）孙坤死了。(”)我一听这话肺都要气炸了，吼了一声，你那（Korrektur哪）有孙坤手艺高，他死了你活着，块（Korrektur快）说实话。赵二见我杀气腾々，撒腿就跑，我料他到警亻叉（Korrektur察）署报案去了。一下腹疼孩子出生了，我看是不好，很快抱起来，顺手取下戒指，一掰两半开始收拾东西，将一半放在自己衣代（Korrektur袋）里，一半放在孩子的身上准备好将来认识。这时就听咯々々的敲门声，接着我用手枪，是两枪两个警亻叉（Korrektur察）应声倒下，这时人冲进两个警亻叉（Korrektur察）和便衣被我打倒了几个。因刚生下孩子，身体弱又困，警亻叉（Korrektur察）人多，最后被他们抓去法院判了无期徒刑，赵二自首存功，没收房屋财产以后便落在他手中，以后他们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。

七.入獄（kurzzeichen狱）后，真是吃尽了人间的苦头，共熬了十八年，一九四九年上海介（Korrektur解）放，我才出獄（kurzzeichen狱），人民政府对我极为关怀，我很受感动，这十年真是天翻地复（Korrektur覆）的变化。出獄（kurzzeichen狱）那年，我三十八岁了，但是显得更好一些，但我在獄（kurzzeichen狱）里坚持练功夫，当年武艺不减，容貌是入獄（kurzzeichen狱）前了时。当时我咬破手指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复仇的誓言。（第八页）我到了旧址在以前赵二不知道的暗室里，拿出了宝石珠子，取出两只勃朗宁手枪，到寝室洗了澡，换上了新衣服，开始需找仇人，报仇血（Korrektur雪）恨。

八.一天我到公元散步，見（kurzzeichen见）一青年在寻思什么，他对周围哗声一奌（Korrektur点）也不感觉，而我当时机警的看着周围的一切。突然在不远的地方，一个树丛里伸出一支乌黑般的手枪，正对着这位低头沉思的青年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急忙捡起一块砖头，朝那个树丛扔去，只听（“）哎呀（”）一声，砖头打中了持枪人的手腕，枪被打掉了，那个人仓皇逃离而去。这时那位青年人猛一抬头，見（kurzzeichen见）我走到他面前，也不知道，只是紧々的盯着我。从眼神明显的看出埋怨我打断了他的思索，而感到不高兴。我问他叫什么名字，这时他感到奇怪，我就领他到树丛里指着地上的手枪，告诉他当时的情况。他知道后非常感激，他说他叫周良，并说我是他的救命恩人。我问他为什么有人暗祘（Korrektur算），其原因在哪里？他说，他说父亲的徒弟赵二有个女儿叫洪玫瑰，和他很好，他们很长时间就做了结婚的准备。然而赵二不准他们结婚，处々想害他。几次都是洪玫瑰派人告知，他才能脱险。这次不是你救了我，要不我就离开人间了。听了赵二的名字后，我义愤填臂（Korrektur膺），我告（第九页）诉周良说，我是一个大盗，要找赵二祘（Korrektur算）帐，我也受了他的暗祘（Korrektur算）。周良听了，又是叹气，又是搔头说，赵二手下有批得力的助手（徒弟），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，他们武艺高超，我们只能离开上海，别无他法。我说，如今时代变了，在新社会里，我们不能再干这一行了，要当真正的人。如果你真怕赵二，就早躲开，收拾赵二，我自有办法，君子报仇二十年不晚嘛！如果你不怕，我们暂时找一个地方安下身来，复仇的事过一段时间再说。周良听了忙说，既然你不怕，我害怕什么？于是我们就定下身来，租了房子开起店，我们以姐弟相称做起生乙（Korrektur意）来了。

九.日子还祘（Korrektur算）清闲自在，我还订了复仇的计划。于是又开始进行了复仇的案，还教周良武术，对周亮说学武术只能防身，万不能无故伤人，更不能胡作非为。周良是个好青年，是个善良的人，他很听我的话。大约过了三个星期，一天，周良跑到我面前说：晚上，有一位华侨在大世界看戏，身上有一个宝，叫九龙宝珠，外表如容肌，价值不可估量，我想去。我说你怎么搞的，不是说过了吗？不再干这一行？你怎么又动心了呢？我不是这个乙（Korrektur意）思，我们同去看々开々眼界。我叫他说明其中的意思，（“）我想趁这个机会去見识見识这偶尔的手艺，是否高强，这样大的场会，赵二肯定会去的。（”）于是我同乙（Korrektur意）了周良的看法，同时吩咐他一些话，告诉他怎样怎样，如何如何。下午三奌（Korrektur点），我们来到大世界剧院，我打扮的很老，代（Korrektur戴）一付（Korrektur副）黑眼镜，周良还是一般打扮，我们买了二张X排的座位坐下。（第十页）这时我发现一位非常漂亮的年青（Korrektur轻）女人，穿着我当年的穿的绿色厚大衣袍，肩掛（kurzzeichen挂）着我当年掛（kurzzeichen挂）的黑皮包，我觉得她的面貌好象我年青（Korrektur轻）的时候的模样。凭经验，今晚这场戏中这位女郎是主角。我对周良看了一眼，見（kurzzeichen见）他目光正对这女子，这时我忽然发现在前面坐着不是十八年前的仇人赵二吗？这傢（Korrektur家）伙也老了，他满脸的横肉，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，而他根本没有想到当年的洪海棠在大世界剧院看戏呢，而且还是在他面前，又给他个背影。我看他阴险的盯了周良一眼，忽然他已认出了周良，我心想，今晚，一定注意赵二，等那女子把宝珠盗到手后，我一定要把它从那女子手中盗回来，如果他没有行动就祘（Korrektur算）了，我是知道九龙宝珠对我将来复仇是有好处的，同时又要很好的保护周良，严防赵二下毒手。戏开幕了，首先是名技，梅兰芳独唱“穆桂英掛（kurzzeichen挂）帅”正唱的起劲，忽然灯光一闪，我忙把周良一按，周良机井（Korrektur警）的卧倒，只听啪々两枪打过来，周良前座那个人应声倒下，枪响后，场内大乱，刚解放的上海经常发生枪杀案件，一会不见赵二，摇々头，我知道这时（Korrektur是）暗号，因为我们都是这样训练的，所以我就更加注乙（Korrektur意），灯光熄了一分钟，又亮了，这时我就听见那华侨叫（“）我的珠宝不見（kurzzeichen见）了（”），大家知道了出了事会连累自己，结果个々都溜出了场。当场内大乱时，那女子走过来，周良跑到女子面前，一把拉着那女子的手，女子回过头来，和周良打了照面，口寒（Korrektur寒）暄后女子放下皮包对周良说：“九个月，不見（kurzzeichen见）你到哪儿去了？今天跟我回去吧？”周良跟她讲，说事，我才知道这女子是洪玫瑰，于是我立即采取肉果换珠的手法将她皮包换了。（第十一页）完毕后，我走到他们面前，挽住周良的胳膊越走越晕，他才醒悟过来，同洪玫瑰分手回家里，我把宝珠拿给他看，他惊讶不以（Korrektur已），今叹救了他的命，又盗来宝珠，他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。

话又说回来了，那洪玫瑰回到家中，赵二坐在客厅等着她呢？洪玫瑰走上前说，（“）爸々，我把宝珠盗回来了（”），那赵二不愧为久经沙场的人说（：“不見得吧？你与周良说话时，我見（kurzzeic hen见）有个女子在你面前一闪就不見（kurzzeichen见）了（。”）洪玫瑰说（：“）那是周良的姐々，珠宝确定被我拿来了”，她边说边要从皮包里拿宝珠，皮包打开了，洪玫瑰突然呆了，她吓倒在沙发上，皮包里只有一块砖头和一些破东西，再仔细一看皮包也给换了。赵二一看此事后，对洪玫瑰说，（“）天外有天，山外有山，强中有强，只是你太小了，没有经验，你不如她。（”）话一出口，自觉失言，改口道，（“）我的手艺在上海是独一无二的，比我强的都死的死，亡的亡了，洪海棠在獄中十八年了，也多半是死了。（”）赵二想，第一次周良被人救了，今天打周良又被女人救了，而洪玫瑰提包又被女人换去了，想到皮包不觉倒吸了一口气，她也许会原谅我，若实在不行，还是得先下手为强。想到这儿，叫了声（“）孩子（”），玫瑰闻声而出，（“）爸々你有何事（”），（“）孩子你马上到亍（Korrektur街）上去调查那女子的地址，住在什么地方，我准备去会她（”）。

十.第二天，我还在家想这件事，赵二肯定不会罢休，还来报复，因此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周良，并在此一段时间内不准他外出……赵二不曾结婚，光棍一条，那洪海棠长得象(Korrektur像)我，一定是十八年前离别的女儿。过一天，我发现那女儿在门前转了一圈，下午她又来了，周良准备（第十二页）接待她。但我不许，第三天我让周良继续营业，第四天，我对周良说，我们不营业了，打开中门把两把沙发搬来，在门口坐立，待侯。早十奌（Korrektur点），果然不出所料，赵二一摆一摆的朝门口走来，进来后拱一拱手，我照样不还礼，并指着沙发叫他坐下，口寒（Korrektur寒）暄一番，接着说（：“）咱们的事就这么祘（Korrektur算）了，以前的事就不说了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你走你的阳光大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你还回以前的地方住，我们听你的吩咐。（”）我知道他是想收买我，所以我轻蔑一笑，对他说，（“）这些都好说，但是要还我孙坤和女儿，否则，不答应（”）。赵二見（kurzzeichen见）软的不行，就要来硬，他把手往腰上一叉说道，（“）你入獄后，虽都知道我赵二的厉害，你要是敬氿（Korrektur酒）不吃吃罚氿（Korrektur酒）的话，别怪我（”）。我不理他，他说完这些气势凶（Korrektur汹）々的话后，我仍说，（“）只要能还我十八年前的帐，就罢休了（”）。赵二想了想说（：“）要祘（Korrektur算）帐吗？你明天到西郊公元去祘（Korrektur算）好了（”），我说（：“）奉陪到底，我要是在其它地方打死你，我就不叫洪海棠，告诉你，我非把你打死在家里不可。（”）赵二听了不让，脸上横肉一搐，又问，（“）明天来多少人（”），我说（，“）单枪匹马，就我一人（”），赵二听了，狼狈的笑了笑走了。

周良听说赵二走了，就从房间里走出来对我说：（“）姐々只怕是计，三十六计走为上策，他们人多呢？（”）我说（：“）赵二没什么了不起，我明天一定要会他，打掉他的威风，你开一辆小轿车，在公元（Korrektur园）门口，邮局旁边等我（”），于是我就着手准备。

（第十三页）西郊公元（Korrektur园）百花盛开，风景秀丽，我穿一身黑戎（Korrektur绒）轻便衣服，口代（Korrektur袋）里装着勃朗宁手枪来到西郊公元（Korrektur园）约好的地方，观望亭，赵二在那儿等我。一上前他便摆々手坐下来，赵二横眉冷对（，）看他旁边坐着洪玫瑰，亭下站着几个赵二的得力助手，徒弟，再远一奌（Korrektur点），只見（kurzzeichen见）三个一群，二个一伙，东一个，西一个，看上去如临大敌，相看一会，赵二说（：“）我很佩服你，咱们的旧账一笔勾销，马上送你出园，否則（kurzzeichen则）叫你有来无回，死在亭里。（”）我听他说完，只是冷々看了一眼，对他说的仍是那句话，（“）还我孙坤，还我女儿（”）。这时赵二抬头看看洪玫瑰说，这就是你十八年前的女儿，是我抚养大的，你们要谈得来，我就把她还给你。当时洪玫瑰望着我和赵二，我对赵二说：（“）我早料到他是我的女儿，現（kurzzeichen现）在你不但必须还我女儿，还要还我孙坤，还满十八年前的旧帐。（”）这时赵二对洪玫瑰丢了个眼色，洪玫瑰站起来打断我的话说（“）够了，你说我是你的女儿，有什么保证（”），我从代（Korrektur袋）里拿出半个戒指，洪海棠也从代（Korrektur袋）里拿出来半个戒指，两个一对成了一个。洪玫瑰一看，接着说，（“）那么你生下我怎么对我一奌没有感情，十八年一奌温暖没给，而我则是他抚养大的（”）。（“）你是我的亲骨肉，十八年我虽没有抚养你，也没给你一奌温暖，这是有原因的（”），接着我就把孙坤的死，和我的入獄，赵二卑鄙的经过都一一讲了……（第十四页）玫瑰没等我说完，她就大叫一声（“）妈々……（”）跑过来抱着我的腿跪下，痛苦（Korrektur哭）起来，赵二見（kurzzeichen见）此情景，又覚（kurzzeichen觉）不妙，大喊一声，（“）小贼，老子养了你十八年你都忘恩负义，今天叫你们团园（Korrektur圆）（”），赵二边说边掏手枪，这时我一个箭步上前抓住了赵二的手腕，他的两个徒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不敢开枪，也无法下手，此时，洪玫瑰跳上一块大石碑，双手持枪大喊一声（：“）不许动，喽啰。（”）徒弟見（kurzzeichen见）此，便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我狠々的说，（“）赵二老实奌，你要乖々把我送出去，如有半奌（Korrektur点）差错，我就开枪打死你（”）。接着赵二只得命令喽啰们收起枪来，放我出去，直到门口，我才放了赵二，对他说（：“）我今天饶你一条狗命，下次再見（kurzzeichen见）。（”）于是我和洪玫瑰坐上早在公园门口邮局旁边等待的汽车扬长而去。

在车上，周良見（kurzzeichen见）我安全回来，又代（Korrektur带）来洪玫瑰，又惊又喜的说，（“）姐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（”）这时洪玫瑰轻々地给了周良一个耳光道，（“）什么姐々，叫妈々。（”）这时，周良上下模不着头脑，望々我又望々洪玫瑰，我爱抚的模（Korrektur摸）着周良的头并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向周良和洪玫瑰说了，他俩很要好，回家第二天就结婚了。我对他们说（：“）这里不是久留之地，你们还是离开上海，一段时间，给我在此地叫你们回来。我是不能离开上海的，我要报仇呢。（”）他们一定要我同他们一块离开上海，我说（：“）仇还没报，我怎能离开上海？（”）他们知道我的卑（Korrektur脾）气，也就祘（Korrektur算）了。他们说现在没有钱，是否能将九龙宝珠让他们代（Korrektur带）去，我说（：“）今后九龙宝珠对我复仇有很大的用处，你们（第十五页）暂时不要代（Korrektur带）它。（”）结果我在暗室里拿出一份宝珠给他们，并吩咐他们今后再不要干这勾当，又问了一些其他情况，当天他们就走了。

十一.再说赵二打这以后，心理总是不痛快，也不敢出门，他一些徒弟眼光倒也亮，見（kurzzeichen见）赵二吃不开，都一一溜之。只有一个叫黄立，一个叫李栓的铁（Korrektur贴）心人始终不离赵二，但赵二知道我会要去祘（Korrektur算）帐的，就叫黄立，李栓把暗号改掉，仍用112暗号叫门的马上通知他，如果洪海棠来了就开枪打死她。

我等玫瑰走后的第二天，我去赵二家，在门口我用女儿告诉的旧暗号角门，黄立马上告诉赵二，说来了一个用旧暗号叫门的，赵二料是我找他祘（Korrektur算）帐来了，就叫黄立开门，门一开，立刻从里面打出一发子弹，我早有准备，头一俯，同时还了一枪，黄立上了西天。来到中门，我刚站好，立刻身子一闪，“叭”又是一枪，我顺手还了一枪，李栓一命呜呼了，赵二满以为这样的防守能成功，正在得乙（Korrektur意）忘形，抬头一看，我来到他身边，吓得只得往后退，这是他刚想拿枪，向我射击，我已发响的手腕，叭叭，就是两枪，接着又是两枪，知道（Korrektur直到）他上了西天。

十二.我就是这样做了枪杀三条人命的案件，作案后，我立即向公安机关作了自首，并交出九龙宝珠和暗室里的所有财产，根据这些情况，虽然我打死三个人，但公安机关只判我两年徒刑，还是监外执行。这就是三条人命案的全部经过，以后我一直在商店工作。

完。